

及門遺範

全

一六〇

三甲五

和  
風  
清

松下杉  
圖書章

及門遺範

七  
七  
六

及門遺範  
江戸刊于  
玉嶽書堂

及門遺範

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蓋孔門諸弟子、親炙聖人、同受循誘之訓、成德達材、彬彬君子、宜如無先後之異焉、然自質趨文、古今常勢、以聖人視之、亦不能無小變、三十年爲一世、則其有先後、今猶古、何獨聖門爲然也、安嘗遊藤先生之門、固謙劣寡陋、何敢自比先進、然自幼從遊、歲月尤蚤、幸得聞見先生誨人之始終、今也不見先生亦已久矣、而安亦老

憊竊恐先生教養之遺軌後輩或未之詳  
廼錄及門之日所親炙聞見者以備他日  
一考若夫先生家庭之訓則斌卿固既紹  
述有餘不待安論列焉

一先生教人專在忠孝蓋先生至性純孝而慷慨好義其幼善事親弱冠居喪疾痛悲哀持心制三年著書論古今執喪得失門人受讀徃徃傲之蓋三年之哀推其孝以及人者如此忠義亦出於天性成童讀保建大記憤發興起從此好讀書倍他日十八歲著正名論

言君臣大義其教子弟以忠孝者本於此也  
一先生尤重君臣之義恒語人曰 天祖垂

統 天孫繼承奉三器以照臨宇內 皇

統 統縣縣與天壤無窮實如 天祖所命是

神州之所以冠四海萬國 天祖 天

孫固與天一矣世世相襲號天津日高騰極

謂之 日嗣 神天合一與殷周配天

尚不免於與天爲一者不同矣先生論國體

其大旨如此蓋奉 義公之遺意云而近時

稱 皇國學者荒唐不經之談則亦所不取

也。

一世俗業儒者久承五山僧徒之陋習令幼童

先誦文選先生則先授孝經次之以四書五

經

四書五經之目出於後人所論先生授幼童誦之者姑從時俗所習熟不欲苟爲岸

異時時於習讀中取其易喻者一二件輕輕

開說比句讀稍熟略曉文義乃使之讀史記

左傳國語漢書等遇其有可興起心志者妮

妮講解使人不知倦時吟誦前賢詩文以感

發其志氣或談論古今嘉言懿行禮樂制度

政教刑兵措置之得失君臣父子之名分恩

義四海萬國之形勢變革華夷內外之辨一

一指示因其憤悱而啓發之其講經務明大

義合德行事業爲一使人自入聖賢區畫橐

籥中識見日闊不自知焉先生誨人之次序

大要如此然成德達材皆因其人資質不必

規規於一律也

一先生教人後虛文而先實行然文墨之業亦

非所廢要在使人盡其所長如其實行務在

長善不拘拘於責惡是以人亦勸於爲善而

耻於爲惡蓋磨礪名節之效爲然也平居好

稱人善而不喜道其惡待人寬厚自持嚴正人親愛之而不敢狎褻至於其有所感吐露肝膽則雖庸人懦夫亦莫不揚揚然激昂憤發其善誘人如此

一先生誨人以恭遜爲先安之幼每戒忿爭讀書遇古人孝弟忠信之事縷縷說話有如提耳常誦諸葛武侯戒子之語言尚在耳或與親朋談論國事不令小子輩聞之安輩亦專讀書質疑不敢爲闕黨童子故雖時聞天下之事而不知一國吏事臧否蓋先生誨人欲

其器之晚成而不欲其速成又屢誦 義公之言曰童子當爲童子而切誠譏議時政亦此意也然少年銳氣之人多悅於激勵之言不思戒敕之意狂簡斐然而忘所以裁之亦非先生之意也

一先生不喜臧否人物安之受業授資治通鑑而不及綱目歷史綱鑑等書謂綱目書法謹嚴然其所附載書法發明等多譏議古人令少年讀之其弊議論太過責人苛酷恐失忠厚之意甚至好稱人惡綱鑑等亦然又謂山

崎氏之書其興起節義之氣甚佳然所論過密使人心狹隘疾不仁已甚非所以長養德器也

一先生每誦陶淵明語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讀書求甚解其能實解之者蓋鮮矣但其有意會而至欣然忘食雖不甚解而實能解之者也又曰咀嚼二字讀書之要訣讀書不能咀嚼玩味忽忽看過雖日誦十百卷大抵不免爲耳食之徒又曰古人謂眼光透紙背是真能讀書者若徒嘗古

人糟粕不能開活眼以看破肯綮處誦習陳言踈迹所見不過紙面文字不可謂之能讀書者安謂能有咀嚼而後眼光可透紙背如此則意會忘食亦在其中也

一看經書者使之先就經文熟讀玩味或一篇中前後相照應喚呼者或於他書中其意義可彼此互相發者一一指示又使之自思而得之融會貫通有感發興起然後稍就傳注質疑義蓋所以使之時有意會而亦未必要其甚解也近世耳學之人或未熟讀經文先

看傳注傳注先入爲主經文爲客其弊至徒信後儒說不信經文經文反爲後儒之注脚亦聖經之一厄也

一先生談說孝經以愛敬二字爲第一義發仁孝一本之義徵之曾孟之言鑿鑿有確據而講論諸經必以論語爲首每誦大寶令分經教授孝經論語令學者兼習之將著梅菴筆叢粗有端緒未就而即世誠爲可憾矣然學者能熟讀二書反復玩味果有意會庶幾不倍先生之意也

一先生恒言學者學爲君子非學爲儒者故論語以君子二字始終之又言道者成人之道非儒者之私業故夫子成德達材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各因其人所長成就之儒則古以道藝教人周官云儒以道得民是也故夫子誨子夏以爲君子儒以其長於文學也周末道不行門弟子各以其所學教授後輩而人稱之爲儒者之道是非聖人之本意後學者當以成人自期不必要爲儒者學而爲君子是則孔門之學也安謂義公論



士臣曰士不可以不學道知人倫之義匹夫之勇非所貴學道知義雖寡人亦儒也此以儒自處似不與先生之意同蓋公則勸士大夫學所謂儒者亦唯指學道者爲言而其意在明人倫則亦學爲君子而非爲村夫子之謂其言雖異其意則同也

一先生謂古者文武一塗未嘗分以爲二無論海內外其致相同故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其折齊人驕慢之

氣折衝於樽俎之間陳恒弑君則請討之明大義於天下與後世下帷揮塵徒文不武者不同况神州自太初崇尚勇武而當今食武家之祿豈可徒事文墨以失武士之本業哉是以使門人兼習武技不做於白面書生好爲軟弱之態

一又謂習武者所以臨陳盡已職分本非私鬪之用而亦非演場銜技之具當去花法專務實用當時承泰平之餘習演技者多株守昔人成法拘泥陳跡不能出其區域先生嘗與

杉山子方等學伊勢所傳吉田射法又招傳戶寄氏刀法者使教授少年自是如小野之刀種田之槍荻野之銃徃徃傳播而師家傳舊法者亦務講求實用自出機軸至有稱雄於四方者先生實爲之嚆矢則非獨於文學多所發明其於武技亦不可謂無益於國家也

一先生幼以神童稱立原先生最愛其才自少年所交一時豪傑如高山仲繩蒲生君臧慷慨憂天下每以肝膽相許如木村子虛忠憤

報國僧實源高邁好義皆情好親善其經生學士文人墨客如杉山高橋青山以下諸子則固亡論而如增子之寬厚池原之俊爽川瀨之勇決雖非讀書之士而亦當世人傑相信最深川瀨恒稱先生有無學門人如予者亦爲一奇此雖戲言亦可觀其取友用舍好惡無所偏倚其他俊彥以及武人俗吏農夫賈豎苟有志氣有材藝者愆憑勸勵雖寸長片善採之勸之各隨其才所長而導之聞懷說話傾倒底蘊其人莫不恍然心醉其教育

子弟隨其材所長性所好指示開導每謂世儒教人多把持一箇格法欲使其面目氣臭盡作一樣態度不許毫出其區畫範圍如冶金出模整整然一樣形狀非聖人成德達材之道皆坐於偏信後儒之說而不知至侮聖人之言也

一先生於文學網羅古今會萃衆說斷之以聖經謂漢儒博士之學先訓詁踈實用甚者流識緯之言大害聖人之道宋儒一洗陋習說躬行心術其見卓矣然自信太過蔑視前賢

以爲繼二千年絕學至後學之弊則或知有濂洛而不知有洙泗明人言敢於非周公孔子不敢於非宋人亦有非誣者而自設藩籬立門戶見異於己者則排擯以爲異學不能汎愛容衆陳同甫以英邁之才倡大義其王霸之辨不爲無一得然豪氣過甚其言亦有不醇者王伯安一代人豪其謂就物窮理爲支離亦如有一理然自恃聰明浸淫禪機則失聖人之旨明清考證之學解經精密然或務碎細遺大義不無一失熊澤氏才識絕倫

然偏信王學，則未爲得。山寄氏磨礪節義，有益風教，然狹隘多僻說。伊藤氏以論語爲宇宙第一書，說擴充之義，可謂卓見。然見道過平易，亦流於一偏。荻生氏雄才卓識，壓倒古今。然英雄欺人，說經多牽強，以道爲先王所造作，不知君臣之名華夷之分。新井氏聰明絕倫，爲經綸之才。然至君臣名分，則大失其義。此皆有長有短，舍短取長，以聖經爲根據，庶幾其不倍矣。安謂義公嘗曰：先賢各有所見，廣蒐博採，用之不偏，則善。孰偏見拘泥。

一隅，儒中之異端矣。先生蓋奉公遺意也。

一古文尚書，孝經孔傳，孔子家語，後人僞作，東

神州西諸儒辨之，既有明說。先生蚤歲亦辨

明之，有舜典二十八字考，又辨安國孝經序

僞造之跡，鑿鑿有確據。時太田公幹倡考證

學，論說經義，大有所發明。其辨古文繆妄，極

爲詳悉。先生每推稱其博大，使門人謄寫其

所著書，或使之游其門而受業。是以門下之

士，講論經書，有得於公幹者亦多。先生取善

於人，不挾彼此。如此，公幹亦與先生相懽甚。

厚嘗有送序曰天下之英雄公與我而已蓋公幹所長雖在明經而先生之志則在事業故以英雄目之也

一先生原於春秋尊王攘夷之義尤謹於名分君臣上下之際華夷內外之辨論之極詳明行文措辭其涉名分者雖片言隻字未嘗容易下筆而最致思於

神聖經綸之業講

究典章制度立論精確蒲生君臧亦務講究典故所發明徃徃出人意表謂人曰我周流天下未嘗見英才卓識如子定者而先生亦

數嗟稱君臧特見前後罕儔每其來遊使門人就而質問焉曰得奇士而從遊可以長才氣而門人得益者亦爲不尠矣

一先生好誦古人歌詞以勸勵後生而從遊之士善歌詞者徃徃有之常謂詩言性情漢唐之詩猶周詩三百人情風俗瞭然可觀可以感發興起人之志意皇朝之歌亦猶漢唐之詩自古事記書紀所載而及萬葉集以下歷朝撰集可使人感發興起者爲不尠然至末俗之弊則貴綺麗務纖巧而中菁之言遙

猥不可道者比比有之乃欲使門人鈔錄其切於人倫裨於風教者題曰葦原集取之大祖葦原之什也未果而終從游善歌詞者亦相踵凋謝良爲可憾也

一先生嘗以儀禮經傳通解授安讀之曰朱考亭講究實學其所以施於事業之志於是書可見其本色焉野中兼山嘗命鏤之梓可謂得紫陽之真面目矣安謂聖人之道修己治人在合外內考亭之論性理所以修己編此書所以治人故見其戊申封事等書亦可觀

施於事業之志世稱朱學者多言修己而遺治人其倍聖人之大道固亡論而於考亭之意亦偏舉一端而失全旨使考亭聞之其謂之何

一先生好讀周官謂聖人經緯天地細紀國家悉備於此書其發明之說大抵前賢所未發而其說寄軍令於內政與管仲治齊同意司馬之軍制即司徒之六鄉治之之法多與今制合西土諸儒在郡縣之世而說封建之制多紙上之談不可盡信今世目見封建之勢

猥不可道者比比有之乃欲使門人鈔錄其切於人倫裨於風教者題曰葦原集取之大祖葦原之什也未果而終從游善歌詞者亦相踵凋謝良爲可憾也

一先生嘗以儀禮經傳通解授安讀之曰宋考亭講究實學其所以施於事業之志於是書可見其本色焉野中兼山嘗命鏤之梓可謂得紫陽之真面目矣安謂聖人之道修己治人在合外內考亭之論性理所以修己編此書所以治人故見其戊申封事等書亦可觀

施於事業之志世稱宋學者多言修己而遺治人其倍聖人之大道固亡論而於考亭之意亦偏舉一端而失全旨使考亭聞之其謂之何

一先生好讀周官謂聖人經緯天地綱紀國家悉備於此書其發明之說大抵前賢所未發而其說寄軍令於內政與管仲治齊同意司馬之軍制即司徒之六鄉治之之法多與今制合西土諸儒在郡縣之世而說封建之制多紙上之談不可盡信今世目見封建之勢

論周室封建之世，愈覺其的切事情，不獨軍制爲然，安聽此言，恍然如有發蒙，始知此書之切於實用，信先生之厚貺也。

一先生謂易之起，本由象數而養生焉。漢儒說象數，尚爲近古，唯其說多牽強附會。王氏專說義，一洗陋習，然離象數言義，失其本，且所說出於老莊之見，至程傳始本聖人之意，爲得其正。及朱義出，而經文復古，而其義亦益明，然皆不論象數，則未爲得其義之所本。學者兼象義而推求之，然後始爲不失學易之

本末矣。

一先生謂聖人之道，仁孝爲本，明人倫，濟天下，德行與事業一。光明正大，不爲隱微高妙之言，唯於易發精微之旨。然天地生生之道，陰陽仁義，一其本，天人合一，其旨皆實。與佛家空寂之見，相冰炭，後儒或見佛之高妙，而心竊羨之，欲與之相抗，亦別設一種高妙之說，以自立門戶。故其說雖排佛，而徃徃與此相出入，不免被其氣臭薰染。與周易精微之旨有間，是求其說高於聖人，由其自信篤於信。



聖人亦豪傑之一失也。

一先生專力正學，不好曲藝小技，而視記聞俗學，亦與他雜藝等，素不喜晉人清談之流，尤惡老莊之學，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爲陰自恃聰明，貴智術，不欲蹈古人轍迹，非譏聖人，別立一箇之見，其流爲申韓、司馬子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可謂卓識，故先生說老子之書，與王弼等，復別戲謂人曰：我欲造老子像，擊其頭爲節，以說其書，亦一快矣，而其所解說，皆前人所未發也。

一先生素憂戎狄窺邊，寬政甲寅，俄羅斯來東，蝦乞通市，先生察其情，僞推求古今戎狄之形勢，瞭然如指掌，且辯破其虛誕誇張之妄

說

如云六十年史書具存，又云中世有大洪

水，人物蕩然，無復存者，其言自相矛盾，其

餘所論破，明如觀火，而謂脫使西夷得志，宇

內晦暗，天地爲長夜矣，安聞之茫然自失，如無所措身焉，其激勵後輩如此，而屢誦陳同甫上書高宗言舉一世安君父之大誓，不知何物是性命，故後輩亦知性命之不可附空言，當時不見于戈二百年，文恬武熙，無復言

兵事者先生謂滿清乾隆之西師去今二三十年一水之外用大兵革如彼雖海內無虞云乎而治安焉可恃迺欲著西土詰戎記以警發世之安於無事者屬稿粗成遭多故不果見今清有寧波廣東之變而西夷張大逞覬覦益甚世亦多以兵事爲言果如先生所憂矣

一先生講究經史學無不該而於聖人經綸事業尤致力內之則自 天神創業 列聖繼述以至 皇綱解紐武人爲政外之則

自堯舜周孔立政明教漢唐宋明治亂興衰以至身毒西洋形勢沿革異教罔民吞併肆毒之跡上下數千歲推究原委甄別臧否禮樂制度經國治民之規模人情風俗之變態論之如指掌而稽古徵今自 幕府法令及我 東藩政治教禁徵之文書求之口碑雖斷簡破牘俚言瑣語莫不採錄蒐羅其鈔錄記載積至汗牛充棟門人請著述成編先生曰吾學既不得試諸事業托之文字亦不可以已我將待年至知命然後有所著作焉其

言未及遂以五十三而終實文政九年丙戌冬十二月朔也距今二十餘年門人亦離合聚散凋謝不數追懷往事泫然書之

庚戌冬日

門人會澤安述

及門遺範終

常陸正志齋會澤先生著述目錄

思問編

孝經考 一卷

中庸釋義 一卷

刪詩義 一卷

典謨述義并附錄 五卷

讀論日札 四卷

讀書日札 三卷

讀易日札 未成

讀周官 三卷

正志齋雜錄

一卷

閑聖編

一卷

新論

二卷

迪彝篇

一卷

艸偃和言

一卷

學制略說

一卷

退食間話

一卷

洙泗教學解

一卷

及門遺範

一卷

下學邇言

七卷

責難解

一卷

泰否炳鑒

四卷

江湖負暄

三卷

讀直昆靈

讀葛花附讀級戶風讀萬我能比禮一卷

閑聖漫錄初編

一卷

息邪編

豈好辯

一卷

千鳴異聞

一卷

兩眼考

二卷

三眼餘考 一卷

息邪漫錄初編 二卷

三編之餘

正志齋文稿

正志齋詩艸

會澤先生所著書目如右而其如

三眼餘考等諸書有深藏筐裏不

示人者其餘可公布者他日將就

請上梓今豫揭其目以諭四方君

子 玉巖堂主人謹識

文久元年辛酉新鐫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玉巖堂 和泉屋金右衛門

